

□ 母校纪事

这样一来，不仅学生听着不枯燥，也很容易记住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

另外，说书人的一句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便牢牢地拴住了听书人。那么讲课能不能也这样吸引住学生呢？我想课堂教学语言也应尽量生动，甚至带点“煽动性”，而且不点名，不强求，愿者来听。这样做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前来听课，叫响一方，被学生评为“最受同学欢

迎的老师”。

步入晚年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一到下午就焦虑不安，怕过晚上——怕晚上睡不着觉。到医院去看病，大夫给我吃安定，可这岂是长策？

在焦虑不安、精神恍惚的那段时间，我有意无意地哼唱起喜欢的京剧唱段，说也奇怪，我的焦虑症竟神奇地消失了！正是：

何以解忧，唯有哼唱！

清华锻炼了我

——回忆在清华经历的若干往事

○ 瞿象贤（1955届动力）



瞿象贤
学长

我是在1951年通过全国高考进入清华大学机械系的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，被分配到动力机械系的汽车专业学习，1955年毕业后留在本校动力机械系拖拉机教研组当教员。1958年秋，被调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（以后又合并为国家科委）工作，从此离开了清华。

我在清华总共待了七年，四年是学生，三年是教员。刚进清华时，还不到17

岁，是个毛头小伙子，除了学习外什么也不懂，离开清华时也只有24岁。但七年的学校生活，在清华这个大熔炉里锻炼，使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方法有了很大提高。这里，我不谈自己的学习和教学工作，只通过在清华参加的几件社会工作，谈谈自己的成长过程。

一年级时，我到清华北门外大石桥，为当地年轻农民和孩子讲课一个学期，每周一两个晚上，每次两个小时，实际上是扫盲。讲课并不难，但回来时天很黑，要穿过一片坟地，尤其是冬天和刮风天，挺怕人的，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以后，当地农村有了自己的扫盲教员，就不再需要我们了。

还是一年级时，学校开展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，这和我们学生没有多大关系。当时对一些怀疑有经济问题的教职工进行隔离审查，关在善斋，为了怕他

们出意外，派我们低年级学生去看管。我看的“老虎”是校医院药房的一个男职工。后来证明他没事，就恢复了工作。后来有一天我患感冒，到校医院看病拿药，他正好在药房。可能是认出我了，两眼直盯着我。我怕他报复，以后再不敢去看病，幸亏我身体好，很少再去校医院。

1952年暑假，我回上海探亲。临走时，学校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带一封学校公函给上海铁路局，请他们在暑假结束时帮助安排几节硬座车厢，让家在上海的清华学生按时返校上课，以后又增加当年在上海录取的清华新生，队伍很大。此事由我和其他班级两位同学负责。我们从联系车厢，通知在上海休假的每一个清华同学，到上海火车站集合查点人数，在沿途停靠各站时劝阻其他旅客不要进入我们这几节包厢。旅途共三十多个小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1954年，组织上安排我到学生会担任生活部副部长。那个时候，学校行政已经进入正轨，因此不算太忙。我们主要是向学校总务部门反映学生对伙食和生活方面的各种要求，并帮助校方搞好学生宿舍的卫生清洁工作。我们的机构很精简，只有几个人，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工作，也没有正规的办公室，下午到食堂旁边的一间屋子碰头商量，然后分头去办。学校的行政机构也很精简，总务长是史国衡教授，下有总务处，人也不多，都是清华老职工，对校内情况很熟悉，能力很强，工作很麻利。

一天，消费合作社主任找我，说想买一台做冰棍的设备，自己制造牛奶冰棍，钱和房子都有了，销售价格和社会一样，五分钱一根，但卫生安全绝对有保证；另外，由于成本低，提取利润少，质量要

比社会上小商小贩的好。这是清华历史上第一次自己生产冰棍，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学生会的支持。既然是好事，我当即同意。事实证明，效果确实很好。当年10月底，这位主任又来找我，说天冷了，机器要检修，是否可以停止生产，到明年春天再开工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就同意出布告。在停产前的最后一天，我把此事告诉同房间的其他四位同学，并邀请他们一起到消费合作社，我出五角钱，买了十根冰棍请他们吃。他们觉得味道确实很好，于是每人出了五角钱，各买十根冰棍互相请吃。这是我平生吃冰棍最多的一次。

1954年，清华没有本科毕业生，因为1950年入学的学生由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，在1953年提前毕业了。1951年入学的学生是四年制，要1955年才毕业。1954年的毕业生都是1952年招收的和因国家需要由本科生转为的专科生，他们的学制是两年，正好在1954年毕业，这其中可能就有我们1952年帮他们联系火车车厢的上海新生。当时的全部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。我没有参加毕业分配工作，而是参加了毕业生派遣组工作，要求在公布分配榜后三天内把这一届毕业生全部送走，分配在北京地区的用校车送到接待单位，分配到外地的给予火车票送到火车站。为此，我们准备了大约一个月。

1955年轮到我自己了。我对组织上给予我的工作分配，没有什么思想波动。虽然学的汽车设计制造和要搞的拖拉机设计制造之间有一定差距，但还是比较接近的。为了弥补这个差距，组织上让我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向他们邀请的苏联专家学习。这时候，苏联专家已经到达长春开课了。在我准备去的时候，组织上突然给

□ 母校纪事

了我一个任务，让我一个人出差到安徽宿县地区，进行肃反调查。我花了一个月时间，在很艰苦的地区走访了不少劳改农场和监狱，通过查阅有关犯人的资料，提审有关犯人，搞清我们学校这个审查对象在解放前的情况。当时交通很不方便，坐火车和长途汽车已经很好了，有些地方只能租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走，有些地方只能步行。吃的也很差，一般是食堂，有时和老乡一起吃地瓜。此举连当地的公安人员都很惊讶，他们说，这种调查一般是两个人，怎么就派你一个年轻人来？有些犯人是很凶狠的，你一个人又是审问又是记录，难道就不怕？但不管怎样，我完成了任务。

1956年夏天，大家都在过暑假。可是组织上又给我加了个任务，让我到北大荒中苏友谊农场，带领一批清华学生实习一个月。我和同学们一起使用大型链轨拖拉机开垦荒地，一起住在帐篷里，吃当地野生的黄花菜，挨着成团的小咬儿叮。

我到长春进修前，学校规定我进修回来后立即开设“拖拉机理论”这门课。我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专家身上，准备在他的讲稿基础上，形成自己的教材。谁知道，来的苏联专家只会讲“拖拉机设计和制造”，他们学校教“拖拉机理论”的专家没来，因此我只能拿着苏联出版的《拖拉机理论》课本自修并编写教材。本来计划在暑假里把全部教材准备好，不巧的是又被“反右”运动耽误了，加上又让我当新成立的拖拉机教研组秘书，所以暑假开学后十分紧张，疲于奔命，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。一学期过去，我总算把教学任务圆满完成了。

进入1958年，寒假后的新学期，我的任务比较轻松，辅导几个拖拉机专业的学

生毕业设计。我心想，光是在图板上搞毕业设计，纸上谈兵，学生的收获不一定大，不妨自己动手，利用实验室的零部件拼凑一台新型拖拉机出来。可以说，上述的各种工作都是组织上安排的，而这次的工作是我自己提出来的。

这时候，全国“大跃进”开始了，大家听了我的方案后都很支持，于是开始实施，学校还把它列入“大跃进”计划中去，定为“七一”献礼项目。刚开始时，有学生参加，人手也多，进展比较顺利。后来学生们要毕业离开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个教员和实验室的几个技工在干，难题一个接着一个。“七一”前的最后一个星期，我们都没有睡觉。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到严重缺觉的滋味，人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。我们这个组有的容易发火暴跳如雷，有的蔫了不吭声闷头干，我是属于后者。最后，终于在6月30日晚上把新型拖拉机拼凑起来，开到大操场转了一圈。这时拖拉机还有些漏油，有的领导说，能否再苦干一宿把它搞好，可我们实在是筋疲力尽了。这之后我足足睡了好几天，醒来后像是得了一场大病。

现在看来，虽然上述的有些活动不够科学，但热情确实可嘉。我在清华的七年，忙忙碌碌，连周末和节假日都很少休息，但学到了很多。在生活方面，学会了游泳、滑冰、长跑、照相、跳舞、骑自行车、欣赏国内外古典音乐，还阅读了不少具有革命思想的书籍。我的专业学习，由于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动力足，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几乎不受影响。通过社会活动，我学会了好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，在工作方面，要充分考虑它的条件，工作效益，利弊得失，它对其他事物

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等，从中选择出最佳方案。在与各个部门和不同性格的人共事或商谈时，要充分考虑对方的处境、想法、利益、可接受程度等，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。因而在离开清华后从事的各项工作中，没有大的失误，也没有受到过严厉的批评或埋怨，这些都是受益于年轻时在清华的锻炼。

说实在话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除学习外，热心社会工作的学生是很多的，我所做的那些并不算突出。有许多同学在党、团、学生会和各种社团中做了大量工作，

如众所周知的政治辅导员都是在学生中选拔出来的，既服务于别人，又锻炼了自己，因而这些同学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，成为各级领导。在这里我顺便回答一个问题，社会上有人问，清华是工科大学，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多的各级领导干部？道理就在于此。

清华校训是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。回想起来，我和其他同学正是按照校训指示的方向在陶冶情操提高自己，度过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。感谢清华给我机会锻炼，感谢清华培育了我。

清华大学学生文化生活光辉的一页

——纪念学生文工团建立 60 周年

○谭浩强（1958 届自控）



谭浩强学长

我于1953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，1956年至1959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，1958年起担任校团委副书记，直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为止。其间主管过学生宣传和文化工作，对学生文化活动有较多的接触

和了解，在工作中也有很多体会。60年后的今天，回忆起来依然感到十分亲切。

学生文艺社团有优良的传统和基础

在清华建校之初，就成立了唱歌团、军乐队、游艺社等学生业余文艺组织。在五四运动影响下，开始成为学生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，学生文艺组织先后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。在发展过程中，进步学生逐渐占了多数，社团成为学生运动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和党团结群众的纽带。在清华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。

解放后，特别是蒋南翔担任校长后，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，对学生文化体育活动十分重视，保留了音乐室，添置乐